

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

绛雪玄霜

卧龙生 著

陈墨 评点

云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宁宗一

中国的小说理论批评自成格局，独标异彩。散见于明清小说的序、跋、述、引、凡例、读法、导语，尤其是最富特色的评点，就如零金碎玉，营造成中国小说美学的主要框架。它似不像那些“正规”理论文字那样有条有理、体大思精，但却能评出许多大块文章和大部头专著所说不出的精彩之处，甚至能于活泼文字中提出一系列丰富复杂的课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传统艺术哲学和小说美学的民族特色。

回顾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和小说出版史，小说以评点形式广泛流传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又是一大特征。我国的一些经典性和著名的古代小说几乎部部皆有评本传世，而且每一部小说还有多种评本。其中如钟伯敬、叶昼和毛氏父子等的《三国演义》评本，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的《水浒传》评本，陈士斌等的《西游记》评本，张竹坡、李渔、文龙等的《金瓶梅》评本，以及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等的《聊斋志异》评本，脂砚斋、护花主人、黄小田等的《红楼梦》评本，卧闲草堂本、齐省堂本、黄小田、张文虎等的《儒林外史》评本等等……一直到当代还有著名教授、作家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名著的新评点本。它们成了几百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本子。相比之下，那些无评的白头本的影响，远不能与之颉颃。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对小说加以评点，这是中国小说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它的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审美的效应，似不能低估。

去年金秋时节，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颁

奖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华各地的武侠小说的作家、研究者和出版界齐聚一堂，可以说这是武侠文学界群贤毕至的一次盛会。在此期间，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几位理事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共同提出一个构想：即不妨试验性地陆续地出一套武侠小说精品评点本以飨读者。此一设想立即得到与会朋友的大力支持。几位有识之士和武侠小说研究者和鉴赏家更表示要积极参与此项工程，云南人民出版社以其特有的效率和远见卓识立即着手进行策划，并付之行动。

完全出乎我之所料，竟然不到一年的功夫，四位评点家几乎同时拿出了他们的第一批成果，计：

陈墨评点金庸的《天龙八部》；

罗立群评点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

刘国辉评点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

陈墨评点卧龙生的《绛雪玄霜》；

曹正文评点温瑞安《四大名捕会京师》。

在我浏览各家的评点以后，我产生的总印象是：他们评点的总体特色是，通过审美鉴赏，锲入心灵的路数，更注重批评个性的表现，直观、即兴的意味颇浓。由于理论批评和审美感悟结合得相当紧密，所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就呈现出绚烂多姿的个性色彩。通过这一面面透视镜显示出来的评点世界，充满着活力和灵气。我想，读者一定会从几位评点者的慧心点拨中驰骋想像，并同评点者在艺术生命的搏动中产生共鸣，从而得到审美情趣上的沟通，并逐步地获得充分的领悟。这可能就是袁无涯所说的：“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字一句之精神，无不指出，使人知此为稗官史笔。”（《忠义水浒全传发凡》）

当然，这是和几位评点者十分真切的艺术感受、广博的历史知识和穿透力极强的剖视力分不开的。事实上，这几部评点本，几乎都涉及到了这几部武侠小说名作的多义性和多层次的意旨，都触及到了艺术辩

证法的诸多问题,比如,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真与假、分与合、起与落、伸与缩等等。而且他们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既有智性的推理活动,也有灵性的直观活动。一些具体深微的审美感受,更与这些精品佳作相得益彰,使作品具有了整体性的生气与丰赡,深精与蕴涵。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这套新派武侠小说精品评点丛书必会对武侠小说爱好者和广大读者带来以下几点好处:

首先,这些评点者原本都是小说理论批评家,同时又都是清一色的武侠小说的爱好者和鉴赏家。他们对这些作品本身都曾下过很大功夫反复研读、揣摩和品味。他们都有有关武侠小说的专著流行于世,因此在评点名著精品时驾轻就熟,底气极足。由于他们对几位武侠小说名家的创作特色谙熟于心,理解和把握准确、真切,这就有了一种可能,即对作品的内在气韵有相当精彩的真知灼见。所以它和那些大而无当的脱离具体文本的空洞的、先验性的大块理论著述不同,也与那些毫无艺术感受力和鉴赏力的人所搞的那种僵化的教科书式的批评文字有所不同。他们的评点都带有智性和灵性,而且善于把握瞬间的审美感受,这就必然有助于提高武侠小说爱好者的鉴赏能力和把握文本深层内蕴的理性能力。同时,对初读武侠小说的青少年来说,既可进行一定的导读作用,又可以通过细部的具体艺术点拨,提高其理解力和审美趣味,了解作品的得失等等。

其次,我认为评点的要义在于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是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文心,评点者要透过字里行间,穿透纸背去体验、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爱与恨等等。因此,将心比心是一种真切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对话,评点者才能贴着小说中的人物,把握着他们的心理流程,同时这种将心比心又始终与文本中的人物命运保持着一定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落笔以及含蓄的语气,多能体现出传统文化中“静观”的审视态度。所以评点者既不能与他的评点对象悖谬,又不能与他的对话之心重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笔诗心”。现在我们看到的五部评点名作,都体现出评点者深邃的透视力、洞察力和强烈的感受力。他们确实把史识、今识和诗识水乳交融在一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

再有,从评点的形式讲,评点大多和文本的叙述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就夹在作品当中。因此,读者在阅读这些武侠小说时,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可以随时听到评点者共同参与阅读时的声音,看到评点者的读后心得以及他们的各种观点。当然,这种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的发展中拉了出来,多少会影响故事的连贯性,但其优点则又是很多的。比如,它可以提醒你欣赏小说时注意容易忽视的细节和它包孕着的关键意义;它可以点拨你的智性,注意到小说的思想漩涡和潜流;聪明的评点者还会在你兴趣盎然地阅读时,告知你小说作者用词用语的精彩处。总之,这一切都会在阅读过程中提高读者审美感受力和领悟其内在的深层的思想艺术蕴涵的能力。

另外,武侠小说的读者,特别是初读者往往存在一种猎奇心理,或急切地想了解作品的结局和人物的最终关系和命运。这种普遍的阅读心理往往促使读者匆忙、草率、被动,难于思索作品的人生况味和艺术魅力。评点者的一两句切中肯綮的指点,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阅读速度,但却在品味和思索上起了重大作用,它会在读者阅读中更深一层地提高审美感受和拓展阅读空间。再有一点是,评点可以不断提高读者从一般的兴趣和感性认识逐步升华到理性的思考。而这又从根本上提高和强化了读者读武侠小说时的趣味层次。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哲人有言:“趣味无争辩。”任何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阅读方式、路数和习惯。而且,在认识上和评价的侧重点上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完全按照评点者指点的目标走。但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作为一种参照系,我认为对一些武侠小说中的精品做一些高水平的评点,这对读者来说还是一件大好事。



【回前评】本书是卧龙生的第8部武侠小说，写于作者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中，因为《飞燕惊龙》、《玉钗盟》等名作的出版，卧龙生之名在台湾几乎无人不知。《绛雪玄霜》的初版于1963年由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后多次再版、重印，历数十年而不衰。作者本人对此书也似比较偏爱。

本书算不上是卧龙生最优秀的作品，也非最出名，或影响最大，但因为写于作者成功、成名之后，因而模式相对圆熟，诸如九大门派、正邪冲突、争霸武林，众女倒追男等等，作为卧龙生小说的突出标志的情节模式，在这本书中已是轻车熟路，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卧龙生的代表作之一。其想象之奇特及文笔之轻灵，均有可观之处。

本书的分段，各版不一致。一部分原因是作者勤于分段，并探索一种多变及快节奏的叙事形式，在古龙之先，当对古龙的日后成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编者及出版者为了扩张篇幅、增加收益，而将本书进行大肆“肢解”，有时几乎一句一行，连一段话也分成几个自然段来排版，这就过犹不及，是70年代之后，“古龙风格”形成并大获成功之后，编者的“再创造”，使之失去了原作的风貌，实在比较恶劣。这一点，点评者及此次再版的编者不得不进行尽可能的整理、合并，以期不伤文体风格并使读者读得顺畅。

☆ ☆ ☆ ☆ ☆

西北风吹飘着漫天大雪。

河北入鲁的官道上，奔驰着一匹长程健马，得得蹄声，荡起了片片飞雪。

马上坐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一身蓝色疾服劲装，外罩着鹅黄色披风，左肩上透出飘垂着绿穗的剑柄，扬鞭顾盼，豪兴横飞。*

这少年长相异常清秀，剑眉朗目，虎背蜂腰，面如冠玉，英风逼人，虽在弥天大雪、凛冽寒风之下，却全无畏寒之意，眉宇间欢愉洋溢，嘴角间不时露出笑意。显然，他心中正在想着一件极为高兴之事。

突然，一只低飞的寒鸦，喳地一声，掠顶而过，振翼西去。*

蓝衣少年似被寒鸦的叫声惊醒了欢愉的回忆，微微一皱眉头，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形如莲花、大如核桃的金色暗器，抖手间破空飞出，去势劲疾，划起了轻微啸风之声。

但闻一声哀鸣，那振翼急飞的寒鸦应手而落，一团黑影摔在雪地上。

他勒马回头，望着那被金莲花击落的寒鸦，瞬息之间已被大雪覆盖，大地上又恢复一片琼瑶，皑白无瑕。

刺骨的西风仍然劲吹，鹅毛片的大雪仍不停的飘落着，四野寂寂，仍和刚才一样地安静，除了他之外，再无第二个人知道那皑皑的白雪之下，已埋葬了一个生命，虽然那只是一只飞行在风雪中的寒鸦。

一个不祥的预感，陡然间袭上心头，他不知不觉打了一个冷颤，忽地放马加鞭，向前疾奔而去。

严寒的风雪中，只见那健马身上一滴滴红色的汗珠，滴

蓝衫英俊少年，是卧龙生小说主人公的标志。

寒鸦出现，是一凶兆。

洒在白雪地上，那重金选购的长程健马，终于无法负担长时不停的疾奔劳累，用尽它最后一点气力之后，倒了下去。*

健马倒地，再次铺垫。

蓝衣少年在健马倒地之时，双足微一用力，忽然凌空而起，飞跃出八九尺外，轻飘飘的落在雪地，回头望着那倒卧雪地上的健马，轻轻地叹息一声，自言自语道：“马儿，马儿，生死由你去吧！恕我无暇照顾你了！”说完霍然转身，放腿向前奔去，其疾如箭，速度并不在那健马奔驰之下。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风雪却越来越大，那蓝衣少年一面不停举手挥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仍然拚着余力向前奔走，鹅黄的披风，被怒吼寒风吹得簌簌作响。

忽然，他停下脚步，喘息了一阵，抬头辨识了一下方向，又缓步向前走去。

大约有一刻工夫，走到一湖畔所在。湖水经过寒风吹袭，已结成冰，雪华冰光，相映成辉。*

雪华冰光，与书名暗合，又写凄寒氛围。

就在这湖畔边缘，巍然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宅院。他极尽了目力，却看不见一点灯光，夜暗的笼罩下，呈现出一片凄凉。

他抖抖身上积雪，慢慢走向那所宅院。

只见两扇漆黑大门紧紧关闭着，他略一犹豫，举手拍击一下门上的铜环，响声过后，半晌，仍不闻那宅院之中有何声息，心中一急，不觉间双手加力一推。

但闻呀然一声，两扇漆黑大门突然大开，原来，这两扇大门并未加栓。*

如此神秘，更让人紧张。

向里望去，只见院中的雪光盈盈，各室内漆黑如墨，一片幽寂、凄凉。

蓝衣少年略一沉吟，挺身而入，回头把两扇大门关好，缓步向前走去。

穿过一所庭院，直向大厅走去，他似是已觉出事非寻常，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

宽敞的大厅中，夜色更加黝暗，伸手难见五指，凛冽的寒风，从门外吹入，刮动壁间的字画，全厅一片沙沙之声，更加重了阴森恐怖气氛。

这蓝衣少年虽有着一身武功，也不禁心头微生寒意，不自觉伸手摸摸剑柄。

他本有黑夜视物之能，微微一闭双目，调匀真气，再睁眼时，已可看清楚室中景物。

只见靠壁处放置着一张八仙桌，四张太师椅排列得十分整齐，厅中景物布设似乎依然如旧。

他略一沉思，急步向后院奔去，走过一段甬道，到一处幽静的跨院门边，两扇木门紧紧地关闭着，一股惊恐的冲动，使他毫不考虑地伸手推那两扇木门。

但他右手将要触到木门上时，又突然缩了回来，他知道这是师父静修内功的所在，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闯入。*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恭恭敬敬地对着两扇木门说道：“弟子方兆南，特来向师父请安……”

这两句话说得声音极高，余音荡漾缭绕空际，历久不绝，但那幽静的跨院之中，仍然是一片死寂，听不到半点回音。

一阵劲风吹来，刮落了房上积雪，洒了他一头一脸，脸上一凉，心中也同时泛上来一股寒意，不禁打了个冷颤，双手一推木门，但却纹风未动，想是里边已上了栓。

他向后退了一步，暗中运足真气，集于左肩，正待撞开木门，忽然想到了师父那庄严肃穆的面孔，立时一收架势，双臂一振，凌空而起，跃上围墙。

放眼望去，两株盛放的腊梅，雪光中傲然挺立，幽香花气，扑鼻沁心。*

一个秀慧娟雅的情影，陡然间展现脑际，他想到了十几年前，曾和一个美丽绝伦的小女孩子，共同手植这两株腊梅

自然跌宕，
让你心跳加
速。

雪中腊梅，
是实景，又
是暗中铺
垫。

的情景。

那时，他和她都还是八九岁的孩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一块儿学习武功，一块淘气游戏，转眼流光，似水年华，十几年的岁月，很快地过去。*

当他艺满离开师门之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晃眼又是两年时间，他这次由千里之外赶来这东平湖畔，一半是探望师父，一半是想看看幼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妹……

他望着梅花出了一阵子神，才飞身而下，缓步向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走去。

他虽然已感觉到师门中遭遇了极大的惨变，但深重的师徒情份，使他极力往好处去想，暗自慰道：“也许师父带着师母、师妹，徙迁他处去了。”

忖思之间，人已到了师父修习内功的静室门外，运足真气举手一推，两扇门应手而开。

举目望去，登时惊得他魂飞天外，头皮发炸，呆在门口，半晌说不出话。

但见满室布垂素帏，触目一片银白，两具铜棺，并放在素幔环绕之中。*

他呆了一阵之后，大叫一声：“师父！”纵身跃扑过去，双手分扶两具棺盖，泪水泉涌而出。

一阵痛泣之后，心情逐渐平复下来，暗道：“师父武功绝世，誉满武林，师母亦是巾帼英杰，一手金莲花，名震大江南北，纵受当世一流高手围攻，亦足可全身而退，这两具铜棺之中，也许不是师父、师母。”

心念一动，急于要查明真象，暗中潜运功力，正待揭开左面棺盖，一看究竟，突闻一个娇如银铃般的声音，起自身后，道：“住手！”

其声虽然清脆动人，但却冷漠至极，听得令人生寒意。*

转头望去，不知何时，身后已站立一个白衣白裙、长发

此处回忆，
一笔二用。

露出谜底，
更增神秘。

注意此女白
衣如雪，又
冷若冰霜。

披肩的少女。

虽然那少女美丽绝伦，但在此时此地，阴气森森，素幔低垂，双棺并陈的静室之中出现，而且又来的无声无息，方兆南纵然胆大，也不禁吓得心头一跳。

只见那白衣少女微一启动樱唇，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跑到这里哭哭啼啼？”

口中虽在对方兆南说话，但两道眼神，却始终未望过他一次。

方兆南一沉吟道：“在下乃周老英雄的门下，贱姓方，草字……”

此女冷而且傲。

白衣少女接道：“好啦！我又没问你姓名。”※

方兆南听得一皱眉头，道：“这两具铜棺之中，存放着什么的尸体，我可否打开瞧瞧？”

白衣少女冷冷地答道：“别瞧啦！一个是周佩周老英雄，一个是周夫人。”

方兆南只觉一股热血由胸中直冲上来，厉声喝道：“此事当真？”

白衣少女神色不动地冷然答道：“不信你就打开棺盖瞧瞧吧！”

方兆南双手用力，咔嚓的一声，启开了左面一具棺木，探手怀中摸出千里火筒一晃，火光闪动，幽暗的静室中，亮起了一道熊熊的火焰。

目光及处，只见两具棺木之间，放着一张很小的茶几，茶几上置放着一支业经点残的蜡烛。

他抖动着右手，燃起蜡烛，素幔环垂下，烛光更显得明亮。

他回顾了那白衣少女一眼，只见她脸色冷漠，站在身侧，动也不动一下。

一阵寒风吹来，飘起她的长发、衣袂，素幔波动，烛颤

复明，他犹豫一阵后，终于缓缓地把目光投注那棺木之中。

只见白绫覆盖着一具仰卧的尸体，单单露出一颗花白长髯、白布包发的人头，十几年教养深恩，在他心目之中早已深刻地留下师父音容笑貌，一望之下，立时辨认出来，*那仰卧在棺木的尸体，正是他两年未见的恩师遗体。

只觉胸中热血翻腾，再也难以控制悲愤激动的情绪，大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扑拜在棺木之前，放声大哭起来。

温馨的旧情往事，现下都化成了悲愤痛苦，这一哭真是哀恸欲绝，谁说丈夫不弹泪，只是未到伤心处……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方兆南已哭得泪尽血流，这一场大哭，暂时发泄了他壅塞在胸中的悲愤情绪，心神逐渐地安静下来。

定神望去，只见那茶几上的蜡烛，只余下了半寸长短，那冷如冰霜的白衣少女，仍静静地站在一侧，脸上神色，毫无变化。*

方兆南缓缓地站起身子，目光凝注那白衣少女身上，问道：“你是什么人？我师父师母的尸体，都是你收敛的吗？”

白衣少女也不望方兆南一眼，冷冷地答道：“我父母受过周老英雄的济助，我收敛他们尸体，算替父母报恩，你已哭闹了一个更次，现在该走啦！”

说完，慢慢地转过身子，缓步向素帏后面走去。

方兆南急道：“姑娘暂请留步，在下还有几句话说。”

那白衣少女已快走入白帏，闻言停住脚步，道：“什么话快说！”

方兆南见她背己而立，连头也不转一下，不禁心头微生怒意，忖道：“这少女好生冷傲。”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那少女似已等己不耐，身躯晃动，人已隐入布垂白帏之中。

意料之中，
仍让人震撼。

蜡烛冷脸两
相映照。

方兆南久随师父身侧，常得周佩召入这静室之中受教，知那素帋后面，并无复室，当下提高声音，问道：“姑娘可知家师膝下一位女儿，那里去了么？”

只听素帋后面传来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不知道。”

方兆南双眉一挑，又问道：“姑娘几时到此，可曾见到家师被害的经过？”

但闻白帋后面，又传出白衣少女简短的答话，道：“我来此时，他们已被人杀害很久了。”

不能不有此一疑。

方兆南疑心突起，略一沉吟，追着问道：“姑娘何以知道家师夫妇遇害，特地赶来此地收敛尸体？”*

素帋后面传出那白衣少女清脆冰冷的笑声，道：“怎么？你怀疑我是杀害了你师父母的凶手么？”说完又是一阵大笑。

方兆南只觉那娇脆的笑声之中，似乎含蕴着一股阴寒之气，听得人毛骨悚然，连打了两个冷颤。

忽然间，素帋一角，伸出一只雪白的手腕，纤纤玉指，紧握着一支胡桃粗细的红色蜡烛，那冷漠娇脆的声音重又言道：“你要留在这里替你师父、师母护守灵帋，也好，快点着这支蜡烛，合上棺盖。”

风雪寒夜，素幔掩棺，生面冷语，合成阴风，此一情境突出。

*方兆南只觉这少女言词难测高深，行动诡异绝伦，在这等风雪之夜，素幔双棺，阴风森森的静室中，更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

饶是他一身武功之人，也不觉直冒冷汗，本能地伸出右手，接过蜡烛。

只听那素幔之后，又传出那白衣少女冷冰冰的声音，道：“你这支蜡烛，已足可支持到天亮，你要是不怕，就在这静室中坐一夜吧！”

方兆南点燃了新烛，盖好棺盖，席地倚棺而坐，望着那

萤萤烛光，心中泛起万千感慨。

他想起了投身师门学艺的诸般经过，师父庄严肃穆的性格，使人凛然生畏，师母的慈爱笑容，使人孺慕不已，师妹的娇艳秀慧，更使人倾慕难忘。

*曾几何时，这些留在他心中的深刻往事，都已成了镜花水月，过眼云烟，如今师父、师母惨遭杀害，双双陈尸眼前，一起长大的师妹，也不知身落何处，生死难卜。

欢乐的往事，一幕幕展现脑际，更托衬出目前境遇的悲惨凄凉。

夜色深沉，一灯萤萤，他一路奔走，人早已劳累难支，倚棺斜卧，沉思往事，不觉沉睡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忽觉肩上被人推了一掌，睁眼望去，只见一青袍长髯的老人，满脸悲愤之容，静静地站在棺木旁边。

方兆南一见来人，不知是惊是喜，霍然跃起，扑拜身前，泪水泉涌而出。

原来这老人乃周佩最为知己的好友，江南四剑之一的张一平。

那老人轻轻地叹息一声，道：“你起来，慢慢地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方兆南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泪痕，说道：“晚辈昨夜赶来，师父、师母已然遭人毒手多时……”

那老人微感心头一震，道：“什么？难道你师父、师母的尸体，不是你收敛入棺的么？”

方兆南突然想起那白衣少女，摇摇头道：“不是。”

口中应着那老人问话，人却霍然转身，掀开素帋。

但见素帋之后，齐齐的排列一排人头，那白衣少女，*已不知何时离去。

青衫老人脸色一变，大踏步直入素帋后面，方兆南呆了

浓情淡写，
欢乐的回忆
更增悲哀。

素帋拉开，
才算将整个
惨剧揭露，
一事二写，
层次分明。

一呆，紧随那老人身后进去。

只见素帏后面壁角之处，堆积着十几个无头尸体，方兆南暗暗一数，和那排列的人头刚好符合，不多不少的十五具。

张一平咬牙切齿，冷笑了一阵，道：“好毒辣的手法，当真是鸡犬全诛，一口不留。”

方兆南学艺师门之时，已拜识过这位誉满武林的大侠客，知他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声誉之隆，犹在师父之上。

此时此地，遇上这位行踪一向飘忽难觅的奇人，极度悲苦之中，油然而生出一线为恩师夫妇复仇的希望。

当下躬身说道：“师伯见闻广博，和家师交谊笃厚，师门不幸遭遇这等惨变，要全仗师伯大力，查出仇人姓名，替家师洗雪这灭门沉冤，晚辈虽自知武功不济，但愿凭藉满腔热血，一颗复仇的心，先试敌锋。”

张一平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你不用拿话激我，我和你师父交情弥笃，三十年前承你恩师、师母仗义执仁，救了我一条性命，迄今，我一直耿耿于怀，无时不思图报，他遭此灭门惨祸，我心中悲痛之深，决不在你之下，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必报此仇！”

老泪感人，
适时而下。

*话至此处，再难自制，两行老泪，滚滚而下。

方兆南叩通一声，拜倒在地，道：“晚辈先代亡师夫妇，叩谢张师伯高谊隆情。”

老人之泪，
适时而收，
妙。

*张一平毕竟是涵养极深之人，一阵激动过后，心中逐渐平复下来，两道冷剑般的眼神，从头到脚地把方兆南打量了一遍，道：“起来，把你昨宵所见之事告诉我。”

方兆南依言起身，暗中留神望那堆积的尸体之中，并无师妹遗体，心中略感宽慰，黯然一叹，把昨宵经过之情，很详尽地对张一平说了一遍。

张一平听那白衣少女奇异的举动之时，心中不禁大感惊奇。

他暗道：“女孩子家，大都天生胆小，纵是习武功的人，也不可能有这般超异须眉的胆气，在风雪凄冷的夜里，一所寂寂无人的大宅院中，伴守着一堆尸体……”

方兆南似看出了张一平脸上疑虑之情，当下接道：“晚辈之言，句句属实，那白衣少女的奇异行动，实使人有一种人鬼难辨之感。”

张一平淡淡一笑，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贤侄不是因极度悲苦的一种幻觉，那白衣少女，倒是一条最好的追查线索。”

方兆南叹道：“晚辈如非亲眼所睹，只怕也很难相信，天下竟有这等奇特之事，难怪师伯要心存怀疑了。”

*语声甫落，突见一道白光，破帏飞来。

突起一笔，
适时而转。

方兆南幼得师母传授金莲花暗器绝技，耳目极是灵敏，右手一招，接住飞来白光，只觉入手冰冷，定神看时，所接暗器竟是一团雪球。

这雪球似经人用力捏成，大如杏子，坚硬异常，发这雪球之人的手法，亦似极有分寸，穿幔破帏，应位奇准。

但方兆南举手接住雪球之时，不觉得劲道猛烈，这种不轻不重，恰到好处的腕力，如非身具上乘内功之人，实难拿捏如此之准，不禁心头大感凛骇。

张一平冷哼一声，双足微一用力，身躯如箭平射而出，身法奇奥，果然是一代名家身手。

方兆南左手一拨素帏，一个“燕子穿云”身法，跃出静室，抬头一看，只见张一平高站屋脊之上，正四下眺望。

忽见他左脚向后一滑，人不起步，腿不屈膝，身子由屋上直滑下来。

*脚落实地，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我张一平

出人意料。